寶綸堂稿

寶綸堂集卷第七

華亭　許纘曾鶴沙　著

書啟

與兩江王制臺書

伏惟老祖臺六察將平三年叅秉玉尺水壺于今再見茲值葭管飛灰斗杓初轉本擬叅叩戟門敬候新祉緣衰年畏寒艱于水陸有懷未遂悵如之何敬啟將軍楊元老與晉郡伯十年以來水乳相契元戎因

析節好賢府正亦同心共濟所以兵民受福設無閒據逆來中報盜情一事揆度情形事前則而下措認事後則各不起措尔時史滿二下能臨陣行迴船稍而問之理所應有遽問之而府尚已在酣睡舟人創恃差船彼此不通來歷遂拔挺篙相向在府役當要回驚醒之時居然以為盜矣乃不幾而官船隨至前船既有聲接應呼救追後船倉皇吶喊并力向前營兵見眾寡不敵棄船逃去群然又以為盜矣營兵若

知松府齊徒必無虞突之狀府扶右知營兵地驗亦必無呼搶之情此兩下錯認之由也乃營兵本脫既不進訴辨明營官次日又復中孫奪械因而府又通報有激而成此各不認錯之由也今將軍以身為將主意在遠嫌已經提責官兵復咨解老祖臺聽候審鞫一片虛公之念人所共見矣治孫草野愚衷不忍賊匪誣恐橫發罵逐衙門兵與齊依舊各執一說終難結案目今彼此心雖業已相諒懸吝咨回將軍仍

抗發敵郡全城文武心平氣和再行會閱俾兵丁胥

役各自敦其昏夜之誤不特溢業林經片言可了亦

使全城文武各無顏面之傷所以安地方而感輯寧

者靡有紀極矣治其素蒙老祖臺骨肉之愛僑居杜

門從不敢一事陳已因事關文武大吏敢所由賜調

劑無與大獄臨顛可任悚仄

與湯潜菴巡撫書

帶水盈盈，不獲時依繡衮，然枌榆偃息，無日不在春

風化雨中也。日者老公祖本門臺減騶從，蒞江淮，救

焚拯溺，俾我眽漸窮，俾得更再生，真功侔造化矣。嗣

積逋減浮糧大疏字，精誠言，惻怛

皇心感動而覺

御前。擬來得遇殊恩，寬荷格天之力，治等擬漸淞南父

老沉首鳴謝，知計冊未竣，不欲輕詣戟門，敬勒蕪函

用中卿感生敝邵漕脩一事自老公祖東撫以來浮
類日減民力漸紆官丈永號里閭歌舞可謂挈純風
清聽世難逢者矣惟是小民賫一項係為官收官兌
而按此士民之所公議亦輸糧之所必不可缺不過
借有司收夫以利呼應有司純無所利于其間也倘
此項兌賫有司不願擔任一旦委之民間則支賫及
溢指臂不靈輿情所以惴惴者誠恐已父母貽累逋
多難于任事勢必稍為更變則官收官兌難以維久

北閩郡士民深抱杞天之憂也治其捷户鳩居郡邑鉅細諸務不染與聞竊以民情遠慮不覺代為鰓鰓在上臺清察正為民生起見然下情之所悅服即可行之永久敢將敝郡情形敬陳台聽寔為良法不可更張矯枉德其太過燃眉之下斷不敢作紙指之言汚於所好也肅函附達臨穎可任神溯

敬辭賀造啟

伏以梅稍吐暖芹城黃髮生春松腴漱奇鈴閣清風添瑞喜棠陰之初芾惭浦曾之半聯未獲危趋叙辭焉祝恭惟老祖臺儀光麟鳳德叶珪璋倚閣閒于遂城覲丁久者展姓綸于学里五馬折迎洲家芥則羊城之節減青懸硯宦績則鳳閣之文章錦斕列鵠班而息熊軾中外皆宜由椽照而試水清神明特炳乃于下車之服勤訪沉淪并以執醻之除謬批差行治

弟自遠仕猶從仕里門雖樹德可播祇以恭尊作序
而遂非雖寡斷與更老馬防鬢頭疣珠之丞珠愧笙
黃之與且也老增馬焉不能望
闕以非
恩痛漸龍撞萬異狀非而習讀總之
天高地厚感長生于雨露之中賓以行薄年衰辭戴典
于宮序之側度結鴻德報復無覺

神有靈尚明鑒之謹告

文

告漾濞寄亭侯文

康熙十年歲在辛亥秋九月朔八日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一級許某謹告于漾濞寄亭侯之神曰惟神忠義凜然載籍無外稟乾坤之正氣爲社稷之疆圉凡屬含生無不稽首朝庭眷狄宗祀某一介豎儒濫叨祿位備官中外十有六年自甲辰以來徼罪去國力田事母詠載竟夭

皇上以其為無過特恩擢用廉訪滇南蒞于季秋吉旦
路經閩藉偕陳悃悚敬盟于神自今日以往惟恭虔
事公忠勤慎表率屬寮上答
朝廷委任之恩下慰通省吏民之望倘或到任之後雖
任之前贓貨拘於見利忘義擾民間一粟受屬吏一
文惟
神有靈是誅是殛俾戮及其身禍及其家殃及其嗣
惟

育嬰堂焚榜告松江府城隍之神文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原任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今回籍終養許某率董事葛某沈某謹告于

松江府城隍之神曰維神護國佑民彰善癉惡有實兹郡有呼必應緣某于康熙十四年遵京省事例在松江府境内勸舉育嬰善事收養道上棄兒凡一年之内收救嬰兒數目收支銀米細數歲終開列榜文

懸掛堂內與衆共知并委執董理堂事者必公次親勿貽勿怠善緣勿替已二十年合將康熙十四年正月起至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止育嬰堂內收嬰四柱清冊通計收養男女嬰共四十七百四十五名並是銀米四柱清冊通計捐輸墊補銀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三兩五錢四分四重結寫明白一樣二本一張府並存案一焚告于神伏願佛垂鑒照福佑諸嬰永無夭殤之虞共樂生

全之變化當中共事一切人等備有依公濟私以虛作質賭頭情面影射通融者俾當學其能人投其室則是與家兒戲其祠祖神有靈尚明鑒之誅者

祀黃河文

維神卓犖精忠彌漫浩氣上騰星辰之恩下崇東瀆
之班福有蒸嘗功扶社稷升祀僅隆于異代明禋尤
備于
本朝今景運丕昌小川效順大河南北我黍成平用
能輸轉無虞隄防鞏固雖
皇猷之遐暨亦神力之效靈勝此洋城我湖河側地接
驛騎之會時遣惠饋之餘唯此民命之安危更視河

淇之通塞蔽者黑堤秋漲嗟岸勝波巢苦心切時艱

共勤

王事今幸洪流悄息颭靜徐徙寧爲陳忱拜賜嬰既伏

願龍綏河昔洲佑珍除永消墊溺之災長作

邦家之庇神兮歆濯來格來歆謹祝

重建巫山縣

漢前將軍祠及城隍廟碑文

巫山天下形勝之區也蜀之幅員東至巫山而止一線江流千峰夾岸控荊襄之門户扼楚[illegible]之咽喉其來焉矣自宋大夫有高唐雲夢之賦而後世之薦紳先生聆相膾炙以為千古無艷之談而巫之形勝不待少陵之居東屯也窮愁歲月發為詠歌託旅況于楓林奇閒情于儀嘆而後之學者誦少陵之句神游

于少陵之所居以為九勝人旅客蕭瑟悲秋之地而巫山之形勝更不僅書能蜀之大勢而有劍閣北有連雲南有瀘河相嶺職方所記古稱天險至于華山萬壑猶擒東川山若連鷄水如奔馬與連雲劍閣頡頏伯仲為山川犄角之勢者巫山是也漢唐以來伏莽代興其間竊踞稱號帝制自為者前史載之詳矣蓋因其地山水極天下之奇險巫山以為城巫峽以為池人不得有舉亦不得棄捷歷代用兵有至數十

年後始入版章者職此之由也
本朝受命之初大司馬總督李公奉
天子之命畧地西川十五年以來勤撫並用耕稼士民
拓土開疆之績續前竹帛史不勝紀辛丑夏四月某
叛藩寇蜀駐蹕渝州是時公方南征郝逆整師嘉陽
不敢向邇其渠魁川南悉定捷書至闕下
天子降旨嘉勞公曰南方雖定而殘衆大熟窺伺門庭
吾民衽席不安也秋七月公督師萬州征偽伯楊秉

猜環山而攻之偽伯率其土地人民將士以降夔之內地乃平公曰東太雖安山谷未靖夔門未闢猶吾憂也歲次癸卯正月朔旦公出師夔州率奇兵數千捫山捷谷絶行懸度直取大昌袁宗第搗其巢穴擒其遺孽于是偽伯賀道寧率眾來歸夔之東如大昌大寧寔陽建始木節諸邑二十年未奉於教者正節龍所里不崇朝而盡入版圖從此蜀疆盡闢全川大定公愈自歉然曰蜀疆雖定楚孽未平吾猶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也遂陳師振旅直抵巫山日與通侯大
帥及秦蜀諸將經營籌畫周視溝壘封軍寔而封之
其以辛癸之歲兩次扶軍以扶公之運籌襄勞佚搷
諸將之豐功偉績夙夜淬礪以及山川形勝水陸機
宜皆得身親而熟悉焉巫之城因山為高江流繞其
南公至之後命斬其排樸州其縣葬谿谷山澤之民
誦公之威食公之德昭其光輝靡遠弗至公發碑之
眼稍謂其曰城與隍所以斷吾民也前將軍劃者助

我民與大災擇大患以固我圉也春秋祀常載在祀
典而瀆戲未俗採守扶毀非所以安神祐民也是月
穀旦乃命內其舊址中新臺構公亭先捐俸起期鳩
工興日韋飛鳥革煥揭獨峙公之閒闢全川登遊俟
大帥泰蜀諸將地方諸司藩路藍縷先秦肩功靖猶
神祠一片之石勒銘紀事以示不朽茲不敏得隨公
與諸大夫之後共事邊陲謹勒數言循與諸大夫共
勤戮衆以崇廟貌以壯封圉嘗有同心者乎

育嬰堂勸善文

古之賢大夫當嘉賓燕喜式歌且舞之會每以得全腰領為祭祀頌禱之詞諷採之美其人不曰壽考繼其則曰將子無死甚矣哉亦以死為人之大忌存焉今之富者貧者智者愚者賢者賤者其所遇不今而樂生惡死之心則無不同然自古及今于〻時聞夭殤疾作生是病死之外有死于兵死于法死于水火災沴者凡〻而是有志于世道人心者無敢發天地

之生机消天地之技機然而無其推亦無其力也間
有戊宰割衆網岩者排乘其意為狀迎乎前太和之
氣與天下共享雖然而已夫牛羊犬豕魚蝦龜龍之
屬於祀所以需然享所不齒仁者惻隱、馬群網狀
慶加將初速而況于人乎
國家之綸因也然而需賦需以中了然成郵重則群冊
所以系速隋霸覆需之際息樸者復樸之餘挂者復滅
之夫因之服上刑法之所難俄也。

聖君賢相猶欲于萬死之中求其一生而况于無罪之人乎今之所謂嬰兒者人也人之無罪全無死法者也若之何挾人之心起于父母殺死之慘施于子孫干天和而召災異莫此為甚查順治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命有司嚴行禁革伏讀備從

上諭可謂詳且切矣而蚩蚩之民未能盡改積習者原其心或為兒寡所困或為事勢所迫必有大不得已于中非敢於遺棄今割戕其血肉也亦習尚之故始于

京師戲于維揚而推廣于杭紹然吾心竊疑之育嬰美事也何京師之外倣而行之止衰々三郡外嬰兒何辜而生于三郡何不幸而不生于三郡也豈天下之大郡邑之多盡無有好生之心如京師與三郡者乎因是必有其人以啟其端而後學士大夫賢豪長者共起而玉成之以引伸于何皆京師之起其端者紫道人也廣其緒者蔡陸諸君子也天賜若何力之有

大
皇太后沛恩于上公卿百執事大夫以下四民咸觀感而興起焉諸君不遇如驚矢之有機填阿之有梗耳所賴于同志之德善且不淺也吾郡兵燹之後民不聊生非獨嬰矣自海氛靜而民不苦于寇兵滋擾而民不苦于水利田之法行而民不苦于徙散年以來喘息既定從此漸歸宜無有恐心焉理如棄嬰事矣然而閭巷之間無告之衆猶習焉而不改者嘉郡邑之內一切孤貧殘廢疾傷飢餓之民皆得請有司之前

自陳其疾苦以邀

天子矜恤之典至于溺嬰則不肖之事惇行之也也焉

父母者雖貧賤在草澤之中亦以愧怍不敢以告鄰

里故亦止者多而開見者絕少雖有法令無由比

屋而猶考之難有鼓勵無由訪覓而存活之是又有

為之規為之模者啟生全之門開為善之路庶幾哉

嬰乃得生也吾于衆默已已俟家居五載編輯感應

篇圖說以行于世聞有見是書而遷善改行者輒亦

亦自古以為不易凡來今蒙
恩歸養來蒞田間自念身非在位無生人之權亦無生
人之力也則請為執為操以請天下仁人君子共襄
盛事也未必以非所為創舉也不必非議
世祖章皇帝之上諭步捻排捐三郡之德澤而已嗚呼
吾常亦為十郡明刑而省每決重囚亡為之竭智慮
察瘢食其骨結髮以求其生路于而得情矣猶將告
散耳聲貲救月之推驗致詰而其人乃出于死身為

歟吏之長職司全省之根備若是其勞且難也今之育一嬰若計三年乳哺及襁褓醫藥費不過二十金無失水失火之患無耳目心思之苦而得濟一人之生命天下仁人君子何憚而不為其易者哉雖然吾郡特東偏之彈丸耳通計天下之郡者百五十有奇東西南北此心同此理同也異日御我大臣暨守土各憲比照順治十七年禮部題覆存活嬰孩事例盡天下勻頒勅文如維揚一郡自常行以來存活萬

人合十四省而總計之每歲存活丁口爲可勝算如

是則天休可迓和氣可集又爲得有水旱災祲之害

以上覓

當宁之宵旰哉聊人周陋且日望之矣

定盦自定文

張文昌上書于韓文公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
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有累于盛德況為博塞之戲與
人競財殊乖所以不識於經術博塞之戲棄無實之
說夫以昌黎之文常道德以方之學者事師之才術
部從從想服其見古人責善之誼想當日昌黎聞之
不能咎必將大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歲將徂更
明燭長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想早少作自新拾樸時猿即無聊消磨今即爾非存
常居常之課程也余所好者文於凡即余個惱草尚
漢字戲業子書情懷之流證也初時以不解為憾蓋天
明非此不能代洽者實非此不悔時捷閱三年而盡
將其解於鐵非之賞用采之貴已散十餘金不能開
千光大夫以貽我應嗣後出司寺浙至之地吹事
業劇罷愁懷總凡事幾錄綠鬢以來二十餘年值海
內承平田野無事無違良辰今朝滿天月夜向顧觀

中仍踵舊習聊以資缺矣娛永日如晉人所謂坐隱而已然而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我躬之不檢何以訓子弟戒僮僕乎然所以自文之道而年未能乃打手同人四月能詩撰一浪易矣者吾當擬之游歷三載而無其人法才戒之戒之決會去中臟盡忽談風痱偏用迎月靜極思動有時良朋等小清畫盤桓勝情此以孫仲左右試演肢體盒譜有步所來起居不至大謬概佳法以自喜哉己亥夏妙洲南揚得陽先生年

九十三矣一默一笑悉然未嘗聞吾嬌豢州揚生所
稍致也與余數長夕者西闕月下照目則欬唳如少
壯討論靜上焯有妙理湖行謂余曰野人有一言相
告不憚固陋請陳其說予之病在苦使其心使心不
得安其食非卻老之闕也逾旬以來窮見筆墨之事
齋齋不倦蓋予之戲時對忘疲斯二者皆所以勞其心
也夫心猶君也亦猶火也君勞則相勞相勞則民勞
白五官總為大動則血結血枯則氣竭神散而百骸

痔為行年七十智慮衰矣息日增其圖度以備家攻
以供思酬汲汲焉如將不及更將得已而不已者嘗
從事於中何異抱薪而救火乎余憬然曰薪水相違
臨明發源於生真愛我哉斯然詩文之作性之所嗜
晴窗橐鑰讒以引裘囊司農公實有以教我矣請學
根鄰鶴者漸損之若葉子之戲成哉與焉數閒命矣
今先生行已而月服膺斯言每一把筆輒復棄去而
剛戰之事未能免俗他日相見何以復長者期于今

至之日做陽初生楚火新收精掛杞斯事無人我無機心無得失原凡武不負老翁之苦口不失尊前之一語云不背王介甫論奕云不關通塞快消長交不能忘情于得喪浩翁入青竹林作投枰偶閱韋昭博奕論譬不復奕曰不信斯言有如黔水之二公者同所欣聰明俊傑之士也事後即悟。即悔焉奕猶乃爾況棄子斗靖指吳淞之水以當黔江之波浩翁有知當笑予悟之已晚矣

祭光祿寺典簿鄒建成文

嗚呼公夫何以死也公年未老公業未竟公子未壯公代未復顛天不憖遺棄諸孤諄親帝痛然而捐世那昨歲乙丑公甲子方週七子九女暨諸孫羅拜堂上吾輩作紙博酒脯為同候之祝會重官詩前十九圖蒼蓮冠義烊煌道路亦時羣從趨蹌嘗聞滿座公舉觴酬對神明卑聲不減壯盛時飲謂未顏華髮大業可期頤為千而竟長逝也公少夫

怙恃偶力守乃治門戶之累瀕于危者再吾于癸丑

歲與公訂婚姻值郡邑大夫均田之事行故家王謝

並得安寢十年以來所陌倍于祖遺閣架多于曩日

過軍興停十輸粟于

朝職授郎官位居京秩公方理章韓游京洛以估秋錢

昆充昭前烈胡為乎而竟長逝也公年至服官猶未

舉子先以姪為嗣教養有加溫清不忒迨年逾半百

遂舉七桃龍門之慶一歲三見堂上堂下彝讀虎推

棗梨經梓災語無虛日公左顧右盼怡然以喜試假
公數年卵翼而教誨之可以元家可以成名矣胡為
乎而竟長逝也公之壯年外傲疊作蕭牆禍起讀公
遺書不禁為之三嘆息公則堅忍茹荼默無一語者
特以毛羽未豐如債未償二十餘年秘不敢泄然而
嗚之拔擢季之師未嘗一日忘非鳴捐為乎而竟長
逝也公嘗謂人言吾若不諱得偶假日月從容即冒
後事我頗足矣去冬疾作乃捷戶作分析計人矣之

如乞孟春中流公而制業問其其何以不是每日遷
潮來則也向左右謂將東潮而來也吾于元後來則
村入外內公出手書遺囑以相示曰我未嘗學問語
多外借章爲我訂立之吾友復數過乃謂公曰公之
七子處置則訴訟析安妥更無疑義矣公女且者一
存者凡產弗指一詞公損之而已吾又什分析之後
或分或合熟經理其事公罷然起曰求待君一言以
決從衛學以待吾園群曰此君家之事請三思之非

吾所能及也三舉筆而三謝不敏翌日覩長畢集公乃舉筆作書曰七子俱執太丘掌書題年亦押遍示同人後呼第五子耶寔出非其并謂吾幼兒雀回九子尚未娶今以畀汝為我撫養成立我無遺憾矣復舉筆作蝇頭小字以申寄託語與淚俱開者皆歔欷泣下是日吾同年子箴壬年文開公側突有振并請復聊于公公撫首謝曰我忘之索筆再贊狀語餘不及盡悉矣嗚呼寔意横千流連不信循而滋成永訣

那公晚之後凡公未竟之緒同受託之諸君子與族長族賢聚而酌之以勤公之缺成公之志今而後公之諸派吾與諸君子共撫之公之命計吾與諸君子繼營而籌畫之各盡其責各司其事不勝悱醴致酹一盃以為他年左券異日者諸子肯户克振其裘堂構如故而閎加廣當于墓道之下再酹一盃以告成于公庶幾哉公可以含笑于九泉矣嗚呼尚饗

賦

社鼠宴田鼠賦

社鼠游于郊田鼠見之以為同類也迎入己穴狹逼怳樸其所居卑隘所食多禾麻美坪社鼠薄之然安寢長夜少默怫薰室不及焉居信宿精揖進田鼠同行數酬酢將以矜誠社之華田鼠許之昂然而前社鼠曰毋且入宜從旁竇覘刺斜而行田鼠從之入其居雕甍而狀八窗四戶明珠翠羽陳設畢具田鼠有

慚也入庵廚青粱珍猪患持不暇田鼠喜乃恣肆饕餮中有一食器主人所以耽鼠者將及之社鼠患附其耳曰是乃耽也食之殆令田鼠始技供食竟將將于庶庭紙有經覓食器首長跪田鼠震恐社鼠慰之全畜繙撲逃匿一宿惴惴然目不交睫詰朝主人至灶下秋菲鎖鑰錚錚然社鼠入慰之曰毋驚動使主人窺見將操我田鼠益憂之亟求去社鼠曰此地多鳴鵲白晝未可行也薄暮送之歸田鼠乃悅

太史公曰李斯爲秦丞相威震人主權傾天下臨刑顧其子泣曰吾欲與若出上蔡東門牽黄犬逐狡兔不可得矣嗚呼人生斯世處富貴之地五官之嗜好無求不得而憂畏攻心身羅赀灼欲求爲田間吾郁狩纯囊怖安眠長夜詎可得也語云不安之善召佈生悔然哉然哉

猴戕

蜀地多猿猴性貪而渫其智巧足以自術故不甚畏

人山中人收米正熟猶不戒則竊而食之鄉民患其為盜也乃截竹為筒長尺許中實以菜核平埋地中度猴掌之大小而蔽其上仍以薄土緣其旁不見其有竹也猴至則以掌探之得菜即攫拳大不得出鄉人環而逐之終不知釋菜而去乃執而豢之猴覺而掌出獲以餌其後來者亦終莫之悟也余在蜀三載水陸所經見猿猴之屬種類不一有通左右臂者有黑光如墨者有大如童子小如鼪鼠者有首背相接

而飲于絕澗者有一髯猿大腿而熱從者有什伍成羣驟捷行旅者後至陝西階州眾鄉人言今州有民間挾娶者鼓吹過山麓羣猴突至傷人數媽扶新婦登山而去托事人等追逐無踪其愬之州守、不得已乃選爲槍二十名同處人捕役率鄉民窮奇涉險大索于深山數日後見懸崖絕巘群猴聚爲窟其後至荒幽絕處豁然有洞門洞前之猴不計數有坐洞門之旁者四大與人等彼此攻拒人不得近急施槍

他梵之入其洞，中老猴高坐旁侍者凡數婦皆有姿色斯婦亦在焉諸婦皆能道井里姓氏衆驚其魅殄其族乃挈諸婦以復州守守一一遣歸其家山中猴害稍息焉

太史公曰毛蟲三百六十其亂狡而黠貪而淫不安于獸猻狀仿彿乎人者猴也方其穴居山中隔絕塵世清泉可飲木實可食自爲牝牡以長其子孫遊遐山水間與物無競雖有射飛逐走之徒爲獲遠

蒙之使孰得而拔其後哉惜也不自知足而求多于！世窮人之粟猴人之掃獲隨其蒙入石自死入于焉兒童所笑猴寔召之于人何尤焉嗚呼茫茫禹蹤人與物各得其所乃不守其常不獲其素不思其本來而日縱饕餮之慾恣驕佚之性以喪其身而亡其族者歟之故人歟抑人之故歟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鰷魚記

鰷魚一名鯈一名鮂吳俗曰鰲鰷蓋而名並衆也小

魚生江湖中長僅數寸形如柳葉所謂炽灼而香者

鴟鵝也童子以長絲香餌得一兩魚則繫其鰓而擬

湖水而以魚見之鱗逐而至衆網貫腮不掌刺而烈

摘焉

太史公曰天地之間物之至微者鰷也其實無知

者亦鰷也而貪餌之性畢備焉使鰷也者而不貪

其餌不忘其群逍遙藪澤之間游泳湖荻之外雖任

公十五將何所挽其伏為惜哉剌游于江而夕登于俎

有賠伊戲亦復何云語云利令智昏人曰傷生之事

非一而好色者必是人生世上危亡震怖生老病死

幾何而下為鱗也哉

猩猩說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即猩猩也二足無尾

能學人語其肉可食其血可以染朱罽其長為八拎

之一其性知往而不知來亦知人名姓劉志裴炎曰

里人以酒并糟投于路側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猩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氏及呼名云奴欲張我捨尔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所擒

太史公曰大海燕來巢日與人作緣而人莫之傷者以其無用于時也鵰飛千仞之上衆避桂林之野而終不能全軀遠害焉以其為世之所徵求也不對見戮慄然悟曰奴輩利我財耳猩猩之待用于織絲而柔

順于口腹者不至于鵬之羽象之齒矣微詠自韜晦

潛蹤匿影猶難免于虞羅之弋獲乃竟耽于麯蘖恣

恣于嬉戲危機在前陰禍在側身亡之勿惜而群遊

以逞不旋踵而血染刀頭骨塗爼所謂以智自焚

以罹自賊者其斯之謂歟

狐折說

獅子病瘻然嗜杳迅吼聲動四野百獸震恐齊集問

起居獼猴聞要元獻果使過山慧衆從迎送後期不

至有白振者諧于獅曰大王有採薪之叟百獸聞聲畢集而猴獨不至么儕下賤豈敢妄自尊大哉其所以慢上慢公者意謂大王之疾殆將不起耳大王不加誅戮嗣令以往皆效尤而不前孰肯為王作前驅者獅怒遣豺狼捕猴〻至獅將殺之懸頭于崇山絕頂以號令毛羣之族猴從容而前致詞曰大王有疾百獸問起居禮也雖然實無濟于大王也猴聞信以兼乘其主伯頸於窮日夜之力四走于深山窮谷之

間以求靈藥道遠偷鵠之子繞懸泣涕乃西挾良方不覺後至惜乎良方已得藥物難遇念鄉愁解悶良方何在曰但得白狐碎其首生吮其腦腦盡卽愈鄉乃挾狐首而食之狐亦鄉恍然同默哉狐也狐固知狀之欲獻方禍將及已也而先措之其死也不亦宜乎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宇宙之間萬生並育各遂其性無相殘也長蛇猛虎與人無怨遠物欲噬

人而入之陷其生焉人將害物而物亦旋思報復焉机心之不息未有不自戕其生者矣當獅之病瘥也順肢騰躍奔復計猴之至與不至哉獅之至與不至允與不允亦與狐何與哉乃殺机既動不終制而自戕其生狐自取之豈猴之罪歟若獅也者身為百獸之雄而不辨奸回展轉輕聽為羣小所蔽亦又奚足取哉

鶴塢海螺記

閩人言鵓鴣棲止各有定處相侵則鬬弗止捕者置囮網中鵓鴣聞囮聲以為攘其地也急歸與之鬬有陷于網為人獲矣

海螺小者如拳大者如斗惟鸚鵡螺最異形如鸚鵡內常離殼而出出則寄居蟲入而居之還則寄居蟲讓其復入

太史公曰甚矣哉我之為我人生之大患也父母未生之前無所謂我也生老病死之後無所謂我也一

默靈明一生功過一身忠孝氣節之外無所謂我也自我有我身而後志在文章者與人爭妍媸志在功名者與人競巧拙志在貨賂者與人較錙銖深謀察恨互相殘賊至死而不知悔其不啻鵬鵠之難者戕命矣若蝸之出游不自有其介也蠡之入而復出不知其有我并不知其有蝸之世以寸椽尺土之故已其身以及其親者其蠢與蝸之非若歟

對說

猴性貪而狒為朋比故連類而名謂之狒狠大貌倚而
狒貪類之故象形而名謂之狒狗狒長毛白頸披喙
黃瓦其色黃其文駁其舉動也手張而狂悖當斷霸
之日嘯律毛而四面陳之安祀上帝度迎以子佩候
焉其猜智也足以倫出楚人李玉大儀于中山遇狒
狀頭度不能更乃合眾人立嘯號作已命狀玉援乃
笄為之吹葉其結黨也足以濟惡引眾扶而行後有
插席執合圍而群溺之兇惡其識不敢瀆圍逆其噬

而能其用焉人以為獸之小有才者故名之曰豺太史公曰百獸之屬麟為之長獅為之魁虎為之雄尚矣若象能戰斗能畊馬能走駝能負羊豕足以膳羞饗狐貉足以充衣裘皆有用于世者賦之所必需也至豺也者其品第最卑賤皆最下等不及貍而義不及犬慧不及猴而黠不及鼠山藪之間蠢然一毛蟲耳而性桀驁殘縱情饕餮其見擯于異類不登于俎豆不錄于風詩也不亦宜哉

水岩端硯說

宋元所取端溪硯石皆採之梅花坑阿婆坑之類從未及老坑之產也明之中晚始開水岩三洞今中洞產石特絕佳者難購備載閩人高雲客端硯說及粵東陳元孝水岩小硯長歌所謂拊不留手柔無骨墨皆愈用磨愈發是也蓋石質細潤故不發墨發墨者石質必粗兼其美者石潤脈活磨之無聲貯水不乾發墨而不壞筆者為希世之珍大抵秋毛之毫不損

于絹素側理而擷于硯石之不朽也甲戌冬杪乞言韓子從南安歸路遇粵藩幕友張穫安始得悉老坑三洞之詳臨溪在肇慶城外洞口封閉方伯殷好端石特募工入穴之故得其佳者數萬二石韓子性而攫之仍報以厚幣舟行三千里朝斯夕斯摩挲不能釋手致忘寢食及歸里攜以誇示于余余尤愛其小者硯頭有黃紋盤繞如雲龍之狀故土人號曰黃龍硯黃紋乃老坑之明証品在青花蕉白之上雖時以

值搨之巧可其大者石史融淵雅兼金餅之志不可

尋并秘不示人矣